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芭蕉谷

艾芜

南疆风情小说选



● 中国现当代
名家名作丛书



芭蕉谷

艾芜南疆风情小说选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(青)新登字 01 号

芭蕉谷

刘平 魏东鸣 编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2.625 插页:2 字数:451,000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,000

ISBN 7-225-00684-3/I · 96 定价:10.80 元

小 序

1919年我国发生了“五·四”运动，那时我才十五岁，正在高等小学读书，还不知道国家大事，“五·四”运动却使我睁开了眼睛，认识到国家正处于危亡的边缘。“五·四”运动的发源地北京，立即成为我心中的圣地，在学校里大家都争读那里创办的刊物。我们知道“五·四”运动的领导人，大都是留学外国回来的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都产生了到外国读书的愿望。我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石室中学，但我父亲在清流场教书，一年八十元薪水还不够交学费，无力供我读书，后来幸好考进省立师范学校才算暂时满意。“五·四”运动后，许多人去法国勤工俭学，我没有机会参加，也没有出国的路费，使用自己的双脚，向异国他乡走去，希望能一面工作一面读书。

到了昆明，我身边一个钱都没有，后来在一家红十字医院找到一份杂役工作。我于是白天上班，晚上到夜校补习英文，教师是英国人。对这家夜校我感到很满意。学生大都准备考香港大学，因为听说香港大学每年招两名云南学生，享受一切免费的待遇。后来才知道，外省的学生不能享受这种优待，我感到进入大学的希望落空了，便继续踏上了漂泊的旅程。

云南西部和缅甸边境的大山，旧时的地图把它们称为野人山。山上四处是原始森林，不见一户人家。云南的大盈江冲破野人山，流经八莫平原，注入伊拉瓦底江，为南方丝绸之路增加一条平坦的通途。这条路，用双脚走去，需要三四天。我就在八莫平原的茅草地，工作了半年。

茅草地位于大盈江边的一个小山谷中，距甘崖三四天路程，八莫的轮船和缅甸内地的火车相通，世界各地的货物，都可以通过八莫运进云南。这些货物在云南就全靠马来驮了，于是许多人都大规模的养马，马成为当地主要的运输工具。早晨或是黄昏，总有马队来投宿，寂寞的茅草地在这时也热闹起来。

我在八莫人地生疏，经一个抬滑杆的同乡介绍，又转回茅草地，找到一份扫马粪的工作，还有一个兼职，就是作店小二，招呼过往旅客。旅店除了有马帮投宿外，还有过往的傣族人，他们在农闲时，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挑着土产品到八莫去卖。

茅草地和山间的大盈江都属英殖民统治者管辖，但英国的官员却很少来这里，只是隔两三个月来巡视一次，因此茅草地就成为鸦片烟贩子的休息地，偷马贼的好去处。我和他们熟悉了，他们便无话不谈，没有顾忌。这使我看见了他们身上阴暗的东西，也发现了他们善良的一面。于是，在漂泊旅途中认识的盗马贼和烟贩子、轿夫、流浪汉、傣家女……后来都进入了我的小说《南行记》、《南行记续篇》。

现在青海人民出版社打算将我的一些作品成集出版，要我写篇小序，我便写了我的一些南行经历，以助读者阅读。

艾 芜

1992年8月于

成都省人民医院

《中国现当代名家名作丛书》

主 编：魏泉鸣

副主编：卢旺存 董 禄

编选者：魏 峨 刘 平

策 划：蒋明玺



创 作 简 历

抗战前主要有《南行记》、《南国之夜》、《夜景》、《海岛上》等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。抗战期间写有长篇小说《丰饶的原野》、《故乡》；中篇小说《江上行》、《一个女人的悲剧》、《乡愁》和短篇小说《秋收》等。解放战争时期有《山野》、《漂泊杂记》等长篇小说和散文集。解放后，写了长篇小说《百炼成钢》和短篇小说集《南行记》续篇、《南行记》新篇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创作长篇小说《春天的雾》、《风波》。

目 录

小 序	艾芜 (1)
-----------	--------

芭蕉谷	(1)
-----------	-----

一个女人的悲剧	(20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乡愁	(83)
----------	------

我的旅伴	(13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端午节	(166)
-----------	-------

人生哲学的一课	(194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山峡中	(206)
-----------	-------

纺车复活的时候	(218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石青嫂子	(229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偷马贼	(243)
-----------	-------

森林中	(247)
-----------	-------

卡拉巴士第	(262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海	(267)
---------	-------

寸大哥	(272)
-----------	-------

安全师	(278)
-----------	-------

私烟贩子	(286)
------------	-------

流浪人	(293)
-----------	-------

月夜	(308)
----------	-------

山官	(320)
----------	-------

芭蕉谷

这女人，姓姜，有过四个丈夫，因此，身边的一群儿女，样子不相像，正是不足为怪的。

第一个丈夫，做小买卖的，是个走边地的好角色。傣族人和景颇族人都同他合得拢，愿意把他们的麝香和象牙也拿给他，只调换一点点烟草布匹之类的东西。他自己，很勤俭。赶起路来，像马一样，连小便都是一边走一边拉起大裤脚来撒的。饿了时，就把货担子挑到彝人门口，只买一两个铜板的蜂蜜，拿来嘎饭，别的菜和盐，是不须要的：因为这样，才能经饿些。后来，同这女人结婚了，就把成天赶路的生活全盘结束；而在芭蕉谷的路边，修起两间茅草屋来，开起息客的店子。

芭蕉谷里，没有另外的人家，到处都长着芭蕉，芒果，椰子，和一些常年不落叶的野树。门前屋后，总有紫绿的含羞草蔓生着，年青的女主人，光着肥大的足板去把它割了，不久却又长了过来。

店子的生意，也像谷里的草木一般，极其茂盛。先前经过这里的客人，须要在大树底下生着野火，露天过夜的；现在却得围着矮脚桌子，坐在茅檐下面，享受男女主人亲手端来的汤菜了。即使夜半时候，听见岭头豹子吼叫，也用不着耽心，因为身子已在安稳地方，还害怕什么呢？第二天，就是多给主人索去一些店钱，自家心里也还要满意地觉得：这实在是应该的呵！

店子渐由两间添成三间，屋外的空地，也开辟成了马场。每天的黄昏，两人都疲倦到了极点，但眼里却总是含着微笑，而且满带着幸福的光芒。

可是，不久，男主人就中了瘴气，起初发着寒热，后来便剧烈起来，吃点草药，不见效，请山那边的傣族人来送送鬼，也不行。终于，撒手去了。这悲惨日子的到来，正是门前一树黄熟的芒果，给风吹落满地的时候。回想一下，芒果开花，两人才来到山谷里的快乐的日子，真是过得不久呢。

女人到这时，好像才从梦中醒来，明白她是完全孤独的了，没有邻家，没有亲戚，而且围绕在她四周的，又只是些没人烟的山岭和野蛮可怕的森林。先前背着包袱，随着丈夫，含泪离开的家乡，（那是个人家有田园的地方呵！）好像是已经隔得很远很远，自己一生，再不能一个人翻山越岭，走回去了。不

过，幸好她还有个怀孕的肚子，这算是丈夫留给她的—份希望，—点光明，她也凭了这，才能把自己支持下去，打发掉许多悲苦的日子。

但过路的马夫和客人，却常常打趣她，把她看成无主的东西似的，任意说些调笑的话语。

“老板娘子，一个人不难过么？我想，白天倒容易呀！吓，吓。”

“听我劝，老板娘子，学尼姑做啥？该寻点，……哈哈。”

同时还有意无意地，唱些男女偷情的歌曲。

女人渐渐觉出年纪太轻，独处总不是事，何况早晚又不得有个帮手，而且，在孩子诞生的前后，更加少不了人照顾，于是，便让一个做生意的汉子走进店来，补了老板的地位。从此过路的马夫和客人，也再不敢当面说无礼的话了。

可是，这汉子，在远方另有家的，到边野地方来，原只想白手抓钱，发财回去，哪能长久住下去呢？不到—年光景，便将店里的钱财完全卷去，悄悄逃走了。

前回只失去了心爱的丈夫，这回更—同打失了勤苦的积蓄，女人几乎哭得死去活来。此后，每天早上，客人—去后，若是觉得心里难过，便抱着女儿，爬上岭头，在爸爸的坟上啜泣—番，并且诅咒自己，数说自己的不是处。—面将坟上的荆棘拔去，让那些会开好花的野草顺顺畅畅的长着。

这时，她照常作事之外，唯一的快乐，便是整理坟场，和看女儿天真的微笑。

可是，不久，她发现肚中留有孽障，而且渐次蠕动起来。便停止到坟场上去了，因她觉得这是一件害羞的事情，会对不起女儿的爸爸的。并且，—壁想起那个卷逃的男子（—想起，就有着一双狡猾的眼睛，闪现在她面前），就—壁拍打她的肚皮，恨不得快些落地，好让自己干净做人。

同时，那些过路的马夫和客人，看着她的大肚皮，更加说出放肆的话来了，而且也不再叫她老板娘。

“胡乱同人困觉，怎么成？总要下细找个好的。”

“我想，找—匹马，倒要好些，它不会踏了你，就跑了的。”

接着，眼睛是斜斜地瞧，或者突然发出了哄笑。然而他们又是不能得罪的，因为他们究竟是生活的靠山，衣食的源头哪。

她慢慢又觉得有个男子的好处了，但—想起才受欺骗的事情，就竭力把这念头打消。可是，身体便从此在劳作和气苦中衰弱下去，每天疲倦来像病了一样。到要生产的前半月，简直倒床了，动弹不得。

幸好—个病足的马夫，留在店中养息的，—向很正经，也老实，并不曾

趁伙儿打趣过她，就发着慈悲心肠，做着女人不能做的一切事情。并在生产的时候，还用他的笨手笨足充当了临时的产婆。

婴儿落地后，她听说是个男的，便不愿意把他丢掉，因为自己一生，不正需要一个儿子么？还有，这到底自己生的，总比过养别人的孩子好些。到满月后，身体复原，就带着女儿，抱着儿子，到爸爸的坟上去。这时，正是热带地方雨季终了的时候，远近的山峦，都在晴明的天底下，现着黛绿宜人的喜色。树上枝头的猴子，大小，均在发出嬉戏的欢声。坟周围已长满了丰绿的芭蕉，牛肝猪心一样的花朵，正开得红艳艳的。使人觉得这不像死者长眠的地方，倒仿佛是谁家花园的一角呢。女人到此，也就不再像往日一样，看见一坯新土那般酸心了。只回忆着丈夫断气时候，望着她的肚皮，断断续续说的话。

“唉，要是个……儿子，我就……安心了。”

于是，一面抱着孩子，倒身拜下去的当儿，一面含泪地祷告：

“爸爸，就把他看成你自己的吧！这总比过寄人家的好呀。他长大了，一定会替我们烧钱挂纸的（泪滴下来），你阴间有灵有应，就保佑我们娘儿母子无病无痛哪。现在就请你在这里安安心心地躺着呵！”

拜过后，她便觉得仿佛丈夫已经点头答允了，而长久积压在心的东西，也好像忽然消去。同时新的幸福，也宛如又在开始一般。她回头看看山下，从四山爬下去的绿丛，密密的，高高矮矮的，就像绿海的波涛，要将谷里那一点灰色的茅屋淹没似的。因而，想着人们要在灰色茅屋里生息下去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这在先前来上坟时，就有这么样的感触。不过此次，却以为只要努力，是不用怕的了。

息了一会，她才抱着儿女，慢慢走下山来。往回从坟上回家，门前屋后，以及马场，总有过夜的马，撒下好些马粪和稻草，须待自家歇了气，再去扫除。屋里也现得零乱，客床上乱丢着被盖和枕头，地上则散着烟灰，口痰，和瓜子壳，那时心里难过，便把这一切看成可怕的难以逃避的恶梦。现在却都弄得井井有条，十分清爽了。而且屋里的矮桌子上，正放着饭菜，热气腾腾的，只待自家坐下去受用，不像先前一面收拾屋子，一面招呼小孩，还须自家去弄饮食呢。到这时，她才深切地体味着，这一个替她做事的跛足马夫，应该谢谢的地方虽是很多，但总没像这一天，这样令她难忘，令她感激。

于是女人端着饭碗时，便决定了意思，向他说明：愿意把这男孩子做他的干儿，并望他长在店里招呼下去。

跛足马夫一边吃饭，一边红着脸，点一点头。在收碗的当儿，才忧郁地说了，眼睛却一直望着他那只跛了的足。

“足好了，我还要赶马的……我到底是个赶马人哪。”

从此，过路的客人和马夫，便又向这跛足的老实人开始嘲弄了。

“你怕不只做干爹吧？你这不老实的家伙！”

“妈的，我们就不走运，到这些年程，还是光杆子。”

对女人的嘲笑，倒反而比较少些。

跛足马夫是不会打趣的，也不大会说话，听得不耐烦时，只能红涨着脸，生气地回答：

“不要乱说！”

他的朋友，先前一块赶马的，看不惯这情形，便劝他说：

“你还是同我们一块去赶马吧，在这里，羊肉不会吃，白惹一身骚！”

跛足马夫便决定重新去赶马，女人留不住她，也只好让他走了。这时候，她要接待客人，要招呼孩子，又要做七零八碎的事情，真是忙得过这头，忙不过那头的。不久，孩子拖瘦了，自己也劳顿得一蹶糊涂。同时，那些过往的客人和马夫，又把她看成无主的物件，而且，对她总起着非分的念头。她一想起那个跛足马夫的好处，便失悔不该让他走了。

随后，跛足马夫又赶马经过这里，她便要他留下，并说干儿子也舍不得他。而那抱在怀中的孩子呢，也的确在向他微微地笑着，表现着无邪的好意。他就红着脸低下头，看着他的足，不好意思地说：

“为了足，我也想留下的。只是怕别人说闲话呀！你们是孤儿寡妇，我又是单身汉。”

女人没有说话，自己也脸红起来。当夜他便到坟上走一遭，向死人请求指引。

“爸爸，我实在不能自家作主了，请你今夜来告诉我吧！我该怎样做才好呀？你看，孩子再拖下去，就会……哪。”

她怕说出那个可怕字眼，接着便哭了起来。

可是，这一夜偏没有梦，她非常失望了，就对死人起了埋怨。

“他不管我的了，……他不管我的了。……我倒是一直想起他的。”

于是，她便和跛足马夫结婚了。

十多年后，跛足马夫死去了。这其间，曾同她生过四个小孩，却只活下一个女的。

这时，茅屋已添到许多间，马场也扩大了，并开辟出些种菜的园地，手边也积下好些现钱。大女儿长到了十四五岁，已不待妈的帮忙，就能自己一个人，上厨煮饭，做客人的饮食。脸虽是尖下巴，细长眼睛，又有点忧郁，但身体却很强健，和妈不相上下，扫马粪呀，挖地种菜呀，并不比男子为弱。小

的女孩，也听话，胖胖的脸，圆鼓鼓的眼睛，老是笑迷迷的，使她做娘的，得着不少安慰。只是男孩子，一向待得娇惯，样子颇有些狡猾，已经十二三岁了，还不肯做事情，只爱同那些息夜的马夫打闹着玩。做娘的，因为把他看成命根子，故也十分的疼他。

女人自己呢，已不像先前：没了丈夫，便寂寞。现在生活本身，就热闹，且有味。也不再想到四周密绿的林子，会像大海波涛一样，要将她的茅屋淹没的了。她只觉得她们一家子是在发着的：女儿不久就都长得更大，茅屋不久就要添得更多，林子也会一天天地退到坡上去，满山谷里，全变成息马的场所，和种菜的园地。黄昏时候，到处马叫，响着咀嚼稻草的声音。白天则看见嫩绿的菜叶上，有蝴蝶，蜂子一类的东西在飞舞，嗡嗡地叫着，令人喜悦。因此，她对于才死去的跛足马夫，自然可惜，但定数实在留不住的时候，也并不十分悲痛。至于大女儿的爸爸呢，十多年前就不管她的账，现在，准已投生到什么人家去了，更无须放在心上。过路的马夫和客人，虽说看她没当家人，仍旧恢复了嘲弄，但对她本身，已再不存过分的野心，至多不过说句把开心话。而她自己，在这十多年中，也已老练，不像先前，一听见这种话，就要红脸或是生气，倒反而要和他们打趣，变得十分泼辣。

别个马夫若带讥讽的样子说：

“老板娘本事真不小，儿女这么大，这么多了。”

她就嘲弄过去：

“你不晓得么？他们一群群的，都能赶马呀。”

别人见说不倒她，便在旁边，一问一答地，故意讲她的阴俏话。一个问：

“三姊妹怎么样子不一样呀，真奇怪！”

“有啥怪头？她们的爸爸不一样哪。”

一个挺一挺眉毛，要笑不笑地回答着。

“真少见哩，这么多的爸爸！”

问的人假装吃惊。

“有啥子少见头！这些地方就兴这样的罗！”

回答的人仍旧要笑不笑地。

女人照常把这当作耳边风，只有时偶然扁一扁嘴：

“没事做，去洗洗煤炭哪。”

问的人也曾直接讥笑过来：

“老板娘，你们家怕不是汉人吧？”

“是哪，我们家，祖宗八代都不是汉人！”

女人就用这样的话，硬硬地抵塞过去。而她自家心里，也常常想着：

“就不做汉人好了。有啥要紧呢？”

往后，有生客人，原是一本正经问的：

“老板娘，贵处是哪里？”

她便毫不迟疑地回道：

“我们是本地人。”

“你们汉人话讲得不错哪。”

“十多年来，就同汉人做生意，怎么不会说呢？”

她闲时，便把平日学习的傣族话，景颇族话，全教给她的儿女。她自己和她的女儿，也像本地女人一样，只着裙，不穿裤子。

她觉得，她一家人是生根在这芭蕉谷里了。

这芭蕉谷，周围数百里都是绵延不断的山林。缅甸的英国官家常常派人前来做些测量，修桥，和筑路的事情。因之，这小山谷里，就不时有英国人、缅甸人和印度人出现。同时，什么税呀，捐呀，工役费哪，也就接二连三地派到这女人的名下来了，更讨厌的，是那些收税收捐的人，对她们母女的态度，却不像汉人马夫，只讲在嘴头，倒是一面调笑，一面动手动足的。

这时她感到新的麻烦了，而且使她心里比以前更加难过，更加气愤。

于是，一个惯在外国地方贩私烟的中年人，常来店里住宿的，早就对她这有钱的寡妇存着意思，便乘机出来，替她干了几件出色的事情。

“骗人！要这么多么？”他接过一张捐票来摸挲着，一面直盯着那收税的缅甸人说着洋话，“我告诉你，我是密支那，曼德里，都在过的。……你看她是寡妇人家！欺我，可不成呀？”

“另外还要点酒钱哪。”

缅甸人吃惊了，知道碰见了内行，只好这么说了。

“酒钱？笑话！这为啥要酒钱？你送货来？……看我送你一张状子！就要酒钱，哪会要这么多？”

缅甸人只有含含糊糊地支唔着，拿到正份的捐款，便走开了。

自然，女人对这，是十分感激的。往后，一碰着洋人家的麻烦，就总得找他了。他呢，也就更加表示殷勤，常从大城市那面带些绸缎衣料回来，送给她和她的儿女。并将自己一部分款子也放在店中，托女人替他收管。每次在店里吃饭时，他总要说，就一桌吃吧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另设呢。慢慢他便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了。

时候一到，他就向女人求婚。女人呢，并不感到为难，只觉得要对付英国官家，这样的人实在是少不了的。自然，她也明白，这人厉害，不像跛足马夫那般忠厚，但银钱诸物，不让他管，日后即起歹心，也不要紧。至于别

人嘲弄，以及恐怕对不起死者的事情，早已不用想了。因为自己早已决定做边地人，还管那些做什么呢？

这样，她和他，便合拢在一块了。

但这个中年人，是个大瘾客，自做店主后，便格外享起福来，一天便有大半的时光躺在床上烧烟，长伸起两只足杆，懒得像蛇一样。起来时，只穿着皮拖鞋，衔起湘妃竹的烟袋，到马场上走来，菜地上看看，神气满悠闲的。遇见她们母女，在汗流满面的挖土，或者打扫马场，他也从不帮助一下，光是在旁边讲点白话：不是说，今年要把马场扩大一些；便是说，该种点好的菜吃。

女人觉得这样不对，因为两人集合的意思，原是要他来帮忙，共同发展家业，不是叫来享福的。但在开始期间，还不好直率说得，仅在他的面前，唉声叹气，抱怨事情太多，暗示暗示罢了。他却不明白女人的用意，只是坚决地主张：雇一个佣人。女人倒抽一口气，冷冷地说道：

“你不晓得呀，我们小户人家，进在手里，吃在肚里，有今天没明天的。怎么请得起一个人呢？要是请得起，老早就请了，何劳你来费心。谁个人是傻子，肯一把汗，一把水地苦哪。坐着吃，睡着喝，哪个还不想？”

男子霎一霎眼睛，有意思地微笑道：

“听说，你不是积攒得很多么？”

“呵哟，你才肯听进去，他们吐尿呀。……我把那些烂牙巴，断舌根的，咒他一个个没好死！你看嘛，我不久才坏去三个，你是晓得的，那一大群儿女，哪一个不要穿，哪一个不要吃？……我不瞒你说，后来呢，又口勒肚攢，积下几个。说到这里，我又要咒骂那些洋人家了，真该千刀万剐的！啥子人头税呀，狗头税呀，左也要钱，右也要钱，简直水冲了一样，弄得你一千二净！”

男子半信半疑的，沉默了一会，才说道：

“那末，就拿我那笔钱请人吧。”

女人没好意地冷笑道：

“你留着吧，烧烟不用钱么？我们生来苦命的，你不用管好了。”

日子又久一点，女人才明白地叫他帮着做事情，但他就这么回答道：

“我告诉你，我三辈人，都没有摸过锄头，更别说扫马粪。……一句话，我是不能做的。”

本来，他该要把话说得委婉一点，但因想起女人，始终不让他管银钱，并把柜子箱子的钥匙也藏得那样秘密，心里一向很不痛快，这时，便借此发泄出来了。

女人把眉毛一竖，也没好声好气地问：

“那你家是做啥的？该不是做皇帝吧？”

“要是做皇帝，我还来这里受气？”

他认为只做个有名无实的家主，吃一点闲饭，实在是太委屈了，一面把铁烟签子朝木盒里一攒，样子很是气愤。

“吓，还说受气，你看你自家，成个啥呀？一点事也不做，只是成天躺尸，吹呀吃呀地。我们娘儿母子，才真倒了霉，半夜赶黑路，碰着鬼了。”

女人气忿起来，把只手又在腰上，盯着他。

“妈的×，我吹烟，是吹你的么？”

男子用拳头敲起床来。

女人将壮健的胸脯一挺，指着他说道。

“你看这些人，是吓着长大的吗？不要在我面前动手动足的。”

两人虽是破口大骂起来，彼此意见加深，但不久也像一般夫妻一样，表面上总归平静无事。同时也是女人明白，他勤吃懒做，可对洋人家是有用处的。便只得让步，不再叫他帮忙。

可是，不到半年，他自己存下的钱，全塞进那枝枪眼里了。烟瘾呢，却比先前更大，每天非吹许多烟不可。他这时便毫不客气地向女人要钱，并说这半年来，赚了多少钱，他是明白的，要几个来烧烟，算不得怎样的花费。女人知道瞒不了他，就推口说道：

“我要积点钱，雇个把人哪，你安心要我变牛么？还有，你看看福生，已经十二三岁了，整天玩，怎么是好？我还打算看个好日子，送他进洋学堂，到那边城里去。……我们就是吃了不懂洋话的亏呀！”

她本是想多积钱，并不怎样要儿子进学堂的，只是现在逼着她了，因此说出口来时，就好像早已决定了那么似的。同时，又因为说到最后一句话时，她十分气忿起来，便忽然把她暂时的推口话，也当成非做不可的主张了，而且觉出这是非常对的。

“进洋学堂？黄鼠狼想吃天鹅蛋！你有几个钱？”男子对那并不喊一声“爸爸”的男孩子，早就视为坏种，现在见女人推三推四，不肯给钱，便拉下嘴角，说起闲话来了，“还是听我劝，叫他帮你做做事吧！这不强如请一个人？你看他，一顿吃那么多，不是小人哪。他不干，拿条子给我抽。……我看他是读不出来的；读书的人，不是那样的材料。俗话说得好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贼的儿子打壁洞。……你不叫扫马粪，他会做啥？一向我就打算对你说，只怕你护短！我老实告诉你，那个小光棍，游手好闲的，我实在看不入眼。……”